

水瓶獨白

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人類……
不然，對人群怎會有種根深柢固的畏懼？

又怎會常常想從人群喧囂中出走？
每當一波波人群湧進眼底如潮水……
穿高跟鞋的，擦古龍水的，拄拐杖的，抱奶瓶的，狂笑的，尖叫的，喋喋不休的，手舞足蹈的……他們嘴唇的顫動和目光的流轉總是令我心悸。唯恐分貝咄咄逼人的利爪和矯飾的肢體暴力蠶食固有的心靈版圖，彷彿一根受詛咒的圖騰，渾身上下烙滿陌生的創痕，再也嗅不到屬於自己與生俱來的馥郁芬芳。所以，在口水紛紛宣洩如瀑布之際，我寧願選擇做一塊突兀的頑石，以沉默來捍衛瓶中僅有的桃花源。

十九年來，在團體中已習慣扮演馴服的角色。溫柔和婉其實只是一副吊詭的面具，讓我在人海中載浮載沉的時候得以掩飾自己無所憑依的惶恐。心是一只舊傷累累的玻璃瓶，得好好

捧著啊，可別再失手摔了！我總是一遍遍地警惕自己不可重蹈覆轍。挖上一條友善卻冰冷的護城河，再築起一道密密實實的磚牆是絕對必要的，和人群應當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……孤獨對我而言是必要之痛。

還是和自己相處比較容易。不必千方百計地去掩飾思緒深處忽然長出的一對霧藍的犄角。瓶子裡的水也可以維持一定的清澈寧靜，沒有討厭的水蠅來攪碎瓶角一隅情懶的雲影天光。

獨白一個人總是比较自在，周圍的空氣不會因異物入侵而失去平衡，我可以把真正的我肆無忌憚地釋放到風中。可以走著走著，忽然停下腳步去摸摸小徑竹籬下碗口大的菊花；可以在同一塊石頭上做許多許多的白日夢，只為兜回燦燦滿衣襟的春陽。獨處讓我選遺百分之百的自己，盡情享受被整個地球遺棄的甜蜜。

喜歡去感受筆尖摩擦過紙張的力道。有一種電腦鍵盤無可取代的踏

實。當心情匯成涓涓墨水，自瓶底流向紙張，文字之於我，就是最美麗的放逐。

喜歡沉潛於水底看世界，扭曲失焦的風景別有一番韻致。水波的壓力與浮力予我以沁涼和諧，非關人類的律動反而更能激發生命底層之共鳴。

喜歡各種不同形式的閱讀，其實是迷戀它們極端的主觀性。我擁有絕對的權利來詮釋自己無緣無由的感動。

好想任性地做一隻以咖啡和爵士樂維生的夜貓子。在濃稠的夜色裡啜飲杯底的自己，那些自午夜瀟瀟雨聲所沉澱下來的美麗與哀愁，在苦澀的漩渦中漾起漣漪陣陣。寂寞是初初破繭而出的雪色粉蝶，漫天狂舞於 Louise Armstrong 的 Moon River 之上，我則踽踽獨行於 The Ionians。Monk Cross 的蛛網之中，諦聽光陰逐月西沉的聲音。

好想就做一葉飄零的小舟，悄悄隱沒在星光都沉寂的地平線，不知所終……那該多好。

我總是貪婪地追求一種完美的自我中心主義，和過度得近乎偏執的私密性。不能忍受一隻蒼蠅在瓶緣探頭探腦，偷窺其中的笑影淚光。也不輕易

將情緒觀感自瓶口傾洩：：不僅害怕覆水難收，更擔心它凝固成人心頭上一座化不完的冰山。

麥芽糖般黏膩的人際關係是我深痛惡絕的。與其每天被禁錮在一成不變的小圈圈裡，倒不如直接把我扔進煤氣室來得痛快。

唯一旦忠實的知己，大概只剩下影子吧。它無所不在卻又懂得適時隱遁；雖然沉默卻能含笑包容我多稜多角的黑暗與矛盾。

矛盾？是的，謎樣的瓶心總是激盪著猶豫不絕的水花。

善變如我，總是拿不定主意該乘舟搖過那條落英繽紛的小溪，還是信步走進鳥囀處處的松林：：永遠懷疑。永遠掙扎。永遠在現實與夢想的邊界上踟躕。

憧憬著像一隻斷線風箏飛向無涯蒼穹，但是又渴望能在一塊馨美的小島上落腳，終老一生。

有時傾向緘默，卻忍不住一頭栽進滾滾聲浪中，為保護自己而欲罷不能。

無力面對自人間煙火中驀然回首的悲涼，卻又不自覺地輕吻歷史與歲月

行過大千世界的足跡。

以為自己灑脫達觀，一揮衣袖就散盡片片雲彩，其實還是奢望能挽留住記憶裡那彎虹的尾巴：：有些氾濫成災的心緒連自己也不知如何善後。哎。我是一間詭譎的密室。沒有門。沒有窗。沒有燈。找不到鑰匙，無從開啓。

做為一隻瓶子，是每一個謫仙的宿命吧。

活著，對人對己都太沉重。

自傲。自閉。自戀——我是水潭之畔日日夜夜顧影自憐的納西瑟斯。

××× ××× ×××

暴發戶中了彩票，到一家高級餐廳慶祝——

「魚子醬是什麼？」他問侍者。

「魚蛋，先生。」

「喔，好極了，我要兩個，要煮得熟一點。」

××× ××× ×××

一日，一架飛機飛過一個精神病醫院

：：

突見駕駛員大笑：：

空中小姐很好奇的問：「你為何笑得那麼開心啊？」

只見他說：「他們知道我逃出來，一

定會氣瘋的

：哈哈：：

××× ××× ×××

越洋電話中兩個人的對話——

阿貴：「老徐啊，我阿貴啦！我現在

人在美國，有急用，你先匯

三萬塊給我：」

老徐：「喂：？你說什麼？我聽不清

楚耶：」

阿貴：「我：」

老徐：「什麼？：：聽不清楚耶！電

話雜音太大了啦！」

接線生：「喂？我是接線生，電話很

清楚，沒有雜音啊！」

老徐：「@#*%！那你借他三萬塊

好了！」